

弹痕

孙汝春 / 著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弹 痕

孙汝春 著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弹痕/孙汝春 —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5. 5

ISBN 7-80088-638-7

I. 弹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8331 号

责任编辑: 冯义龙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

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24.75 插页: 字数 588 千字

1997 年 2 月第一版 199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 定价: 29.80 元(上、下两册)

ISBN 7-80088-638-7/1·70



弹痕

陈忠实题

族败类，国民党当局在事实面前也是无理可辩的。”

“还是政委看得远，我同意三团近日进行一次卓有成效的军事演习，早上出去，夜里悄悄回来，大家一齐化装，分班排连到老百姓中去帮助收割小麦，动员老百姓把打下来的粮食藏好，不能让鬼子顽匪抢走一粒粮食。”

“这事就这样做，你看如何？我们派出工作队说服他们，鬼子抢粮也不会付给他们钱的，他们也不会愿意把粮食就白白地献给鬼子顽匪的。我们也可以帮他们抢收，再则也符合党发展根据地，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的政策，我们要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，抢收小麦，藏好、收好不让强盗们抢走。说服他们的工作，我看就交给汤波副团长去办，你看如何？”

汤曦说：“我赞成这个意见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现在已是下半夜，咱们睡吧！”

李俊、汤曦来到汤波房间交待了一番就各自休息了……

农历小满那天，三团全团集合，浩浩荡荡地向南开去，黄龙彪派去观察动静的几个顽匪火速跑了回来：“报告大队长，三团全部撤走了，是朝南方向去的。”

“那就好，咱们按原计划行动。”黄龙彪长叹一声说：“天助我也——”

三团把部队撤离防地向盐城方向走下三十多里地就地休息，野外吃了中饭。晚上十点多钟就悄悄地回到了防地，大家脱去了军衣，按班排连全部分工分头走进老百姓家了。当地的农民们非常高兴，赞叹他们真是人民的军队，哪里有了八路军，哪里的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，不受欺负……

孙干得知三团团部搞了演习，心中非常欢喜，这下黄龙彪就中计了，村口庄头严加防守，大道小道安排了岗哨，儿童团、农会各处可见，八路军三团已撒下了天罗地网只等鬼子和顽匪进网

了……

农历五月日清晨，孙干、谷皓、朱喜三人在夏营庄坟地打好了埋伏，几十只铁桶归朱喜，到时点鞭蕊子速度要快，这坟地的树上都用绳子捆上了二十支枪，枪机上拴一根细绳，和猎户打猛兽一样，人不上前，只绳一拉弹就能射出去了。孙干抱着一挺轻机枪，脖子上挂着望远镜，谷皓和朱喜架着一挺重机枪，三个人身上都背着手榴弹，每人腰间都配着大肚盒子枪，子弹带得足足的，他们三人找好退出的地点，从坟地旁的柴沟里，就可迅速撤出火力网……

吃早饭时，孙干趴在这坟地最大的一座坟头上用望镜发现汤涧的顽匪已出动了。他又把望远镜朝南方向看，徐三的匪徒们也出动了。再向西看，黄龙彪部浩浩荡荡地开来了，看这阵势，还真有一举全歼第一营的野心，孙干三人相对地笑了，笑得很坦然……

黄龙彪半夜里就集合队伍，直到早饭后才等到汤涧方面二中队 的消息，说日本兵派了十个人三门钢炮已到了，队伍已向夏营庄开进，他就火速派人通知徐三行动。就在这里，沐城的鬼子十个人带着三门钢炮也到了，黄龙彪一看鬼子的化装，心中暗笑这鬼样打扮活脱脱的是吴大娘卖烧饼——丑死啦，鬼子“叽哩哇啦”地讲了一阵话，黄龙彪也听不懂。

陈文娣忙上前翻译说：“太君说稻村队长叫他们化装成你们这县大队一个样子的，汤涧也派了十个人，三门炮！”

“行啦行啦，赶快集合。”黄龙彪命令出发，这大部队就浩浩荡荡地开来了……

孙干和谷皓、朱喜他们三人在这坟地里埋伏好后，就放了一颗信号弹让团部知道他们已准备就绪。这满湖都响着镰声，金色的麦浪里，强悍的汉子肩挑背驮搬运着麦子，根本没把这三股鬼

子顽匪的进攻看在眼里。

黄龙彪根本无心去抢麦子，带领县大队一直朝夏营庄奔来，孙干一看黄龙彪的大队已近前来，徐三和汤润的顽匪已攻上来了，他下令：“打——”

就听二十支枪一拉绳就都张了嘴。重机枪“哒哒”地向着这帮顽匪扫射，孙干的轻机枪也张了嘴，顽匪们大都没上过战场，一听枪响就吓破了胆，都趴到了地上，还有几个向回逃跑。黄龙彪扬起盒子枪就把这几个临阵脱逃的枪毙了。别的顽匪也就不敢再逃跑，黄龙彪嘴里大喊着：“你们这帮废物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给我放枪！1”这时一阵子弹向坟地扫射了过来，鬼子的小钢炮把这坟地炸塌了几座大坟，还好他们三个没有一个伤着，就是身上洒上了好多泥土。汤润的鬼子顽匪一听这边枪炮齐鸣，小钢炮也张了嘴，炮弹一起向这坟地打来，徐三一听两面炮响，十挺轻重机枪也同时张了嘴，向这坟地打来。孙干一看时机已到，朱喜、谷皓火速收枪。他们三人一齐把二十支枪埋在了一棵榆树旁的松土里。孙干叫朱喜火速点鞭炮，他和谷皓用轻重机枪左右扫射，向北向南向西拼命地打着。黄龙彪一听这声音喜得如吃了蜜，心想：“这下看你八路军还朝哪跑？这一营算我黄某吃定了。”他把信号枪朝天一放，这三路兵马枪炮齐鸣，比下大雨还要厉害的子弹从坟地里的孙干、谷皓、朱喜头顶飞过，这三面夹击的距离越来越近。“撤！”孙干三人就地滚到了柴沟向东跑出了火力网。他们三人相视一笑，孙干朝天放了一颗信号弹，三团就知道他们已撤离了坟地。

就看徐三、黄龙彪，还有汤润的匪顽们高喊着：“冲啊，抓活的，杀啊，抓活的！”黄龙彪这三路顽匪炮弹子弹已打得差不多了，原来这三面枪击距离很近，各方面都认为是八路军的火力，其实是他自己的子弹飞过了他们的头顶，直打得三路鬼子顽匪哭爹叫

娘死伤了一大片。待冲到坟地一看“哇，哇，哇！”他们大惊失色，原来这坟地是空的，没有一个人影子，坟地里放了几十个铁桶还有满地的被爆破的废纸屑。黄龙彪自知上当，他抓来了提供情报的匪徒一枪毙了。这死伤基本有一半，都是自己人打了自己人，黄龙彪暴怒得如一头狮子：“他娘的共党土八路，老子上当啦，快向东冲啊！”

可来不及了，这东边三团的主力已压向这边来了。此时东西南北喊杀声震天，黄龙彪和这二十个鬼子还有剩下的千把个顽匪已成瓮中之鳖。黄龙彪象没了头的苍蝇左突右突走不出这坟地，三团的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这里打来，顿时这坟地里就倒下了大片的尸体。鬼子的小钢炮因打完了炮弹，也就成废铁一堆，鬼子兵哭丧着脸，骂着：“土八路的狡猾，土八路狡猾狡猾的……”

还是黄龙彪急中生智，他一看汤涧方向的火力弱，就命匪顽集中火力向汤涧方向突围，黄龙彪在后掩护撤退，徐三带大队人马向北柴米河边撤，鬼子兵丢掉了笨重的小钢炮和顽匪们拼命向河里扑，会水的就过了河，不会水的就溺死在河中。好大会这顽匪还没完全撤出，这坟地里已是死尸堆成了小山头，我三团的战士们早就堵住了退路。黄龙彪还想顽抗，举枪就朝孙干射击，宋月明扬起手一枪打掉了他手中的枪，子弹就无有目标地飞出枪膛，几个战士上前把黄龙彪绑了起来……

这次保卫麦收战斗，就这样取得胜利。缴获了鬼子小钢炮六门，枪支弹药一大堆。鬼子和顽匪们没有抢到一粒粮食，死伤大部，枪支弹药连打带丢，这支队伍也彻底地垮了。

黄龙彪看着成堆的血淋淋尸体，乱跳乱骂着：“共产党太狡猾了，我黄龙彪不服气你们这种打法！”那样子如疯狗一般。

三团又投入了紧张麦收。乡亲们载歌载舞庆祝丰收，孙干押着黄龙彪来到一营营部对他进行政治教育。

“早听说你黄龙彪武艺高强，开始还能打鬼子，怎么后来你就投靠了鬼子，你们国民党口口声声说和我们合作抗日，看你这种合作法，带着鬼子小钢炮来抢老百姓的粮食，还想把我这一营全部歼灭。你黄龙彪投靠日本，打击共产党屠杀老百姓，鱼肉人民，我应该代表人民毙了你！我孙干久慕你黄龙彪一身武艺也是苦人出生，就给你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，暂时不杀你。黄龙彪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”

黄龙彪低着头不讲话。

宋月明走上前来：“看你这熊样子也不够干大队长的，男子汉情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，看你把头都低到裤裆里了，还是个男子汉吗？”他上去一脚踢在黄龙彪的尻蛋上。黄龙彪抬起了头，眼睛里透出凶光朝着孙干看着。

孙干哈哈大笑起来：“黄龙彪，你这人是有勇无谋，说你硬骨头嘛，你又能跪在日本人的脚下，做起亡国奴。说你没骨气吧，你又能调集兵力来对付老百姓，还想抢粮，你看你这熊样子还怎能带兵打仗。自己的兵打起自己的兵，子弹还一个劲向外射，这死伤惨重，是你自己打了自己，我们三团还没轮上练枪呢，说正经的，要想把你黄龙彪全部吃掉太容易了，我们汤团长念你和他是旧友，有意在北面给你留了一条退路，让你们和鬼子下到水里洗一洗沾满人民鲜血的双手，让你清楚一下，还盼你能改邪归正和咱们共同合作抗日呢！”

谷皓接上说：“跟侃怀贵后面就是吃喝玩女人，听说你搞了他三姨太，他又娶了陈文娣，还让陈虎给奸了，据说还是怀着孕被强奸的，你到沐城和陈华女特务勾搭，当心今后侃怀贵得势有机会时把你也给宰了，你就悔恨莫及啦！”

黄龙彪翻着眼珠看着谷皓，又低下了头，他暗暗地赞叹八路军神机妙算，同时也感到了自己后果不堪设想，别看侃怀贵现在

对他恩赐陈华给他，这都是情况逼的，如有朝一日侃怀贵真的得势，恐怕这夺妻之恨……黄龙彪不敢想下去了……

“黄龙彪，你考虑考虑，是放下屠刀站在人民一边抗日，还是继续投靠鬼子，这两条路你自己选吧。”

“宋月明。”

“有。”

“你把黄龙彪身上的绳子松了，给他一颗烟，再让他喝点水，看这熊样子也渴得难受。”孙干边说边到另一间屋里休息，他躺在床上半闭着眼想着，还得要黄龙彪签个字，承认这次是受稻村指使，配合鬼子来抢粮的，还要向人民写封认罪书。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地下党进行宣传，把他搞得臭臭的，看他还怎么投靠鬼子。对这种汉奸卖国贼就得狠狠地治一治才是，国共合作时期，国民党无中生有找岔子，看来这字他非签不可，什么时候签了字，就什么时候放他回去。想到这里，孙干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叫过了宋月明说明了他的想法。宋月明赞成他的想法，孙干叫宋月明对黄龙彪严加看管不能让他跑了。

孙干休息了一会就来到临时审讯室：“黄龙彪，你对人民犯下的罪行，要写个认罪书，我们就放了你，否则就毙了你。别的不谈，就你带领大队和鬼子合作，进行扫荡抢粮的事写一遍，还有你要悔过自新，表示决不投靠日本，从今后改邪归正不做坏事，就这些。我等你把认罪书写好签字后就马上放你走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要老实点！”

孙干肚子实在饿了，他叫来了宋月明、谷皓，派了几个战士看住黄龙彪，就去吃饭了。吃完饭孙干直进房间，躺在床上打起鼾……

宋月明、谷皓没有睡，他两人来到关押黄龙彪的临时审讯室开导黄龙彪弃暗投明。

黄龙彪经过再三考虑后终于写了认罪书表示了决心，承认了投靠鬼子的错误，别看黄龙彪骨头是硬的，在正义面前他还是短三分的，因为他觉得亏了良心。宋月明拿着黄龙彪的认罪书，来到孙干的卧室，一看他连鞋子都没脱倒在床上睡了，就走进了房子轻轻把他鞋子脱了下来，用被单给他盖上，不再打搅他……

夜幕降临了。黄龙彪担心共产党这个年轻的军官一发火会毙了他，不觉一阵阵地颤栗。他问宋月明：“能放我走吗？”

“急什么，你等着吧。”

“你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，这认罪书我都写了……”

“怎么呀，怕咱们营长杀你呀，你放心好了，恐怕你想死在这里还死不了呢。”

黄龙彪越听越糊涂，越想越害怕起来……

孙干这一觉睡到了晚饭后，宋月明一直守在他身边，醒来时他第一句话就问：“黄龙彪认罪书写了吗”

“写啦！你看这行吗”

宋月明把黄龙彪亲笔写的认罪书交给孙干，孙干看后觉得黄龙彪还挺识相的。“这就行了，今晚我们再进行一次审问后就放他走，要他交待一下稻村的情况，重点谈谈稻村这只老狐狸要在沐城搞哪些事。”

“那好，你还没吃晚饭呢！”

“年纪轻轻的少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，走吧，咱们一起来审问！”

孙干来临时审讯室，黄龙彪把一包香烟全部抽光了，茶也全喝了，孙干刚坐下来，他就要求要走，孙干和宋月明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，“谷皓，你记录一下，我要再审问一下。”

谷皓取来了笔和纸。

“黄龙彪，稻村要你抢多少粮食给他？”

“几万斤。”

“你能交得起吗？”

“这下全完啦！”黄龙彪怨叹道。

“那么稻村就不会信任你了。这马厂我看你也呆不下去了，何去何从，你自己决定吧。”孙干提醒黄龙彪把队伍撤出马厂为好。

宋月明一拍桌子说：“黄龙彪，你听懂了吗，叫你滚出马厂去。”

“明白，明白。”

“明白了就好！”

孙干皱了一下眉头说：“黄龙彪，鬼子进城那阵子，你为何要杀死你的四姨太？你讲讲清楚。”

黄龙彪望一眼孙干，这个青年军官，看样子是娃子兵还挺有威武的，问话处处得力，他要问这事干什么，黄龙彪心想，还不能说实话，“那时大皇军进城，不，不，是鬼子进城乱枪打死的。”

“啪”宋月明用力向桌子上一拍：“你不说实话！”

“全是实话！”

孙干问：“就当你是实话吧，鬼子打死了你老婆，你又投靠鬼子，你还是个人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就罪加一等。只有等人民来惩罚你了。”“不不，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，那天我打死了两个鬼子是看肥田糟踏了小娟，我急啦。逃出后回到家里发现财宝不见了，我认为是她和刘七偷走的，一气之下就……”

“这就对了，你还是有良心的中国人，那小娟是你的情人，小鬼子惨无人道啊，抗日救国匹夫有责，你这个大队长不带领县大队投入抗日的行列，还投靠屠杀同胞的鬼子怀抱，这就太不应该了。你回去后好好想一想，少做坏事，多做好事，也别太相信小日本了，也别太低估了中国人自己的力量。日寇在中国残无人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，全国人民团结抗日，小日本就站不住脚了，你愿做人民审判的罪人还是愿意做人民敬慕的抗日英雄，你

自己选择吧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日寇在中国的日子不会长的，你要从长远着想……”

孙干叫来了卫生员李萍：“李萍，你为黄龙彪包扎好伤口。”

“我不干！这么个罪孽累累的人，死都活该！”

“别胡说了，他悔过了就是进步了，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嘛！”孙干催着李萍给黄龙彪包扎。李萍取出了药、纱布为黄龙彪包扎了伤口后，孙干就和宋月明、谷皓送黄龙彪过汤涧桥，由谷皓同志把黄龙彪的大肚盒子枪交给了他，让他去找自己的队伍去……

黄龙彪庆幸自己死里逃生，但也深深赞叹共产党八路军的宽大政策，他开始感到了良心的谴责……

第二十章

黄龙彪从汤涧桥过来，心里就如同这河水泛起了狂澜，侃怀贵国民党政府，韩德勤反共不抗日，稻村狡猾多端屠杀无辜，小娟……还有沐城东关的老百姓遭难……

这一幕幕血腥的杀戮都浮现在他的眼前，黄龙彪足下轻飘飘栽倒在路沟里又爬起来，他朝着满天的繁星感叹着共产党抗日救国，国民党滥杀无辜，亲日反共下场可悲。孙干这位年仅二十出头的年轻营长使黄龙彪感慨万千，年轻的营长衣着破烂语言铮铮作响，讲的都是推不翻的真理，他八路军确实是老百姓的队伍，救民出水火呀！他手下的兵战斗一打响都向后逃，侃怀贵政府，只是搜刮民财，肥私害民，吃喝玩乐，真他妈太恶心了。黄龙彪那颗黑了的心肠在共产党正确思想的感化下开始净化……

徐三带黄龙彪残部渡过柴米河跑到二中队马腾街，队部里连烧水的柴草都被乡民们偷走了，伤员几十个，重伤员已经昏迷不醒，大家都饥饿难忍。徐三下令上庄抢粮抢草，刹时间马腾街哭成一片，一位老翁站在街头大骂：“你们这班没良心的畜牲，吃了败仗回来，在老百姓身上泄气，迟早全部死在八路军的枪下。”正骂间，黄龙彪赶到，他一把拉住这老翁说：“大伯，别骂了，咱们兄弟吃了苦头怕是没饭吃又来骚扰你们乡民了，我黄龙彪是县大队的队长，向您老赔礼了。”黄龙彪双膝跪地。

老翁吓得打起寒战：“快！快请起，大队长你这叫做什么呀！”

黄龙彪两行热泪挂在脸庞，他感到失败后从未有过的内疚，他这个从贫苦出生的穷汉子，也知道穷苦人的难处，这县大队没国

法军规，坑害乡里，鱼肉人民，他第一次觉察到心灵的刺痛，大哭着说：“老伯，我黄龙彪带兵无德，理应受到惩罚，你老就打我吧！”

这老翁连忙扶起黄龙彪说：“吃了败仗没什么，只要你们能悔过自新和共产党一起打鬼子，老百姓会欢迎你们的。你这位长官如此地忏悔，大伯我也觉心痛，咱们都是中国人，同是炎黄子孙。来吧，到我家坐会儿喝杯水。”

老翁边说边拉黄龙彪进了屋子，叫女儿小梅到院中的树下挖出了一个粮袋子，取出二十斤面粉，送到黄龙彪的面前：“这点面粉全当我慰劳贵军的，待你们养好伤，千万别忘了，和共产党好好地合作，赶走小日本，保家卫国啊！”

黄龙彪喝了老翁家的一杯水，感激涕零。走回了中队部，徐三一看黄龙彪回来：高兴地跳起来，“大队长回来啦！”

黄龙彪一言不发，倒在草垛上睡下了，泪水止不住地流。第二天早上，这二十个鬼子夹着尾巴溜回了江河中队，稻村一看他们丢了炮，火冒万丈，痛骂黄龙彪是个没有用的东西，立即找来陈华询问：“你的是国民党县长太太，你们的人弄丢了咱们的六门炮，你们的赔偿。”这无理的要求气得陈华无话可说，任稻村骂个够。

晚上，吴波来到陈华的卧室，看她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骂着，忙上前问清楚：“华，谁欺负你了？”

“还能有谁呢，稻村太不讲理；马厂扫荡抢粮失败了，他说我是县长太太，说是我们的人把他的炮丢了，要我赔，这太无理了！”

“别哭了，哭又有什么用呢，端人家的饭碗就得受气，还是自己的身子要紧啊。”

这几句温馨的话，说得陈华伏在吴波的怀里越哭越伤心，她要把所受的苦全都哭出来……

侃怀贵得知黄龙彪被俘，县大队失败逃往汤涧，他浑身颤抖，站在陈文娣的面前哭丧着脸说：“文娣，龙彪大败于共党之手，如今死活难料，他为党国效忠，深深地感动着我侃怀贵的心，眼下县大队已被打散，县府的前途难料，说不定我们又得迁址，这马厂不能呆了，我们在共党的包围之中，度日如年啊！”

陈文娣两行泪珠滚落：“县长，不必如此低沉，党国军几十万于江苏，还愁无救？只是暂时危机，要对前途充满信心，汤曦三团原是县座的乡长领导的队伍，如今归共党编入陇海三团，这是我党的不幸，像他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恐怕县座今后也不会再任用了。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紧活动，重新建立队伍，汤沟还有县座的势力，这沐阳东拼西凑还能组合起一支队伍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

陈文娣的慷慨陈词使侃怀贵心中茅塞顿开，他拍着陈文娣的肩膀说：“我的文娣才高过人，有了你比有八个黄龙彪还要靠得住，近日我就开始活动拉队伍，重建县府武装，就是这经济困难！”

“那还难吗？这四乡八镇地主豪绅恨死了共党，他们也想有一支武装来保护他们，叫他们出款支持，这队伍就能拉起来。我看近日你到淮阴去一趟找韩德勤求助，要不是这肚里的小冤家我得和你一道去活动。”

陈文娣在侃怀贵思想低落时，为他打一针兴奋剂，侃怀贵对未来充满了希望，他站到窗前望着天上飞过的一只鸟，感叹万分，他信步走出屋去，拉着文娣的手漫行在院中。屋檐下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飞来飞去，侃怀贵仰着脸望着行走的云朵，不料一只麻雀飞过头顶屎滴落在侃怀贵的脸上，他连忙用手来擦，陈文娣从口袋里取出手绢为他擦着，回到房里用清水洗了脸，侃怀贵骂这麻雀虽小却扫了他的兴，命卫兵马上在院中消灭麻雀。这时陈虎走了过来：“侃大县长消灭不了共党，在麻雀身上出气吗？好

吧，弟兄们放火吧，烧了这院子麻雀也就全灭了。”

侃怀贵早就怀疑陈虎强奸陈文娣，但是没有抓到把柄，不好下手。这话中有话，侃怀贵气得脸发紫：“陈虎，你放明白点，不三不四的指桑骂槐给谁听。”侃怀贵没好气地说。

陈虎向侃怀贵投来凶狠的眼光，大有一口吃掉这侃怀贵的感觉。陈文娣紧盯着陈虎的脸，她终于发现，被奸的那天晚上，那个凶犯从身材和脸形都有点象这个陈虎，她心生歹意，何不除掉这个眼中的钉子，就是找不到理由下手。这时陈文娣上前一步指着陈虎的鼻子说：“你凶什么呀，就凭你这副德性，还欺负县长，你有本领烧我家的房子，图报复也不能光使坏心眼子，有本领你到沐城找鬼子算帐去，你姐姐受肥田还有稻村欺负，你没本领去把你姐抓回，却在我家里耍什么威风！”

陈虎一听火冒三丈，陈文娣揭短骂俏，他哪能容忍，冲上前朝着陈文娣肚子上踢来，侃怀贵连忙上前挡住，这脚就踢在侃怀贵的裤裆里，侃怀贵大叫一声跌倒在地上。陈虎一把抓过陈文娣的头发就打，陈文娣从腰间连忙拔出护身的手枪扣动板机，“当”地一声子弹出膛，正打在陈虎的腰间，陈虎躺在地上不能动弹。陈文娣抱着肚子忙拉起了侃怀贵：“把他毙了吧！”

侃怀贵一看地上的陈虎就大骂着：“你这狗日的早不安好心肠，你坑害文娣不算，还要害死她一家子。你有本领烧这院子，恐怕你死到临头了。”

陈虎抱着肚子，有气无力地骂着：“臭婊子，陈文娣，你得了县长还要杀了我，我那天晚上没把你杀了，留了你这个祸害。”

“好啊，原来奸文娣的就是你，你这个畜牲！”侃怀贵从腰间抽出手枪朝陈虎头上就是一枪，结束了陈虎的性命。

这院子里顿时大乱，陈宝龙前来一看，惊慌失措：“县长呀，这如何是好？陈华在县上鬼子那里，眼下黄龙彪死活不明，县大